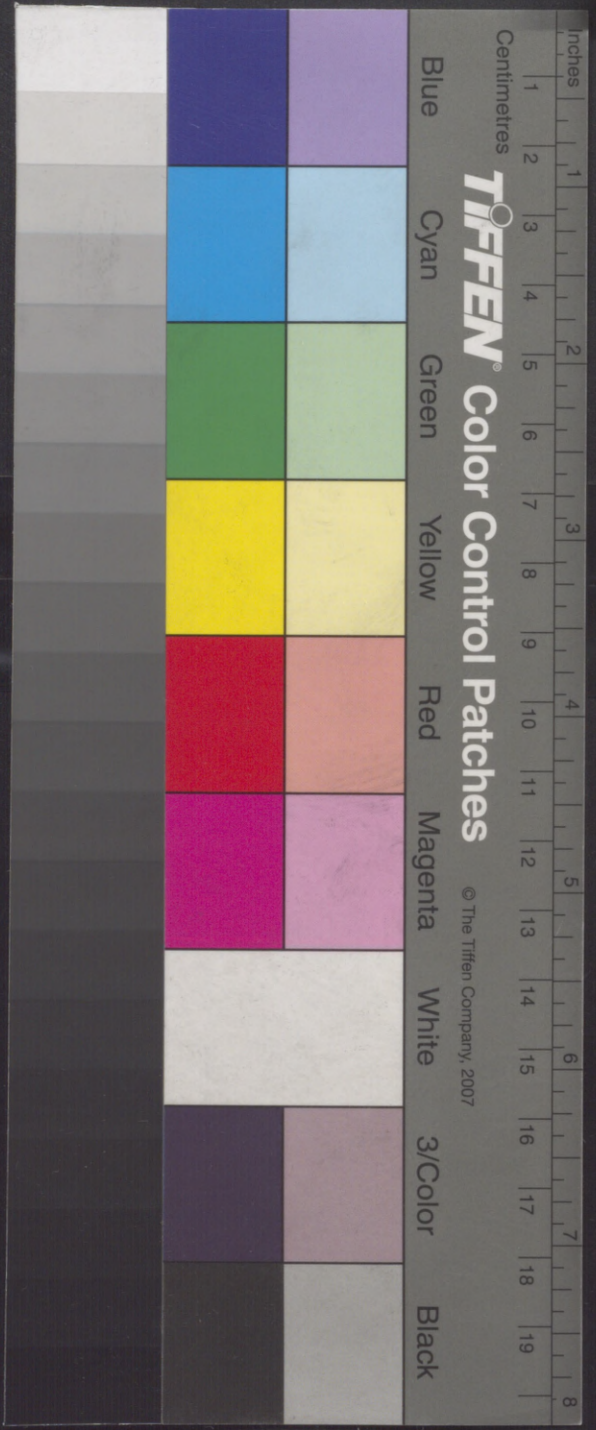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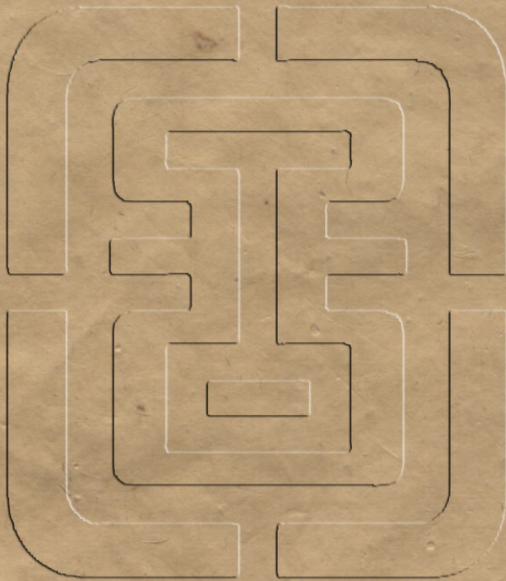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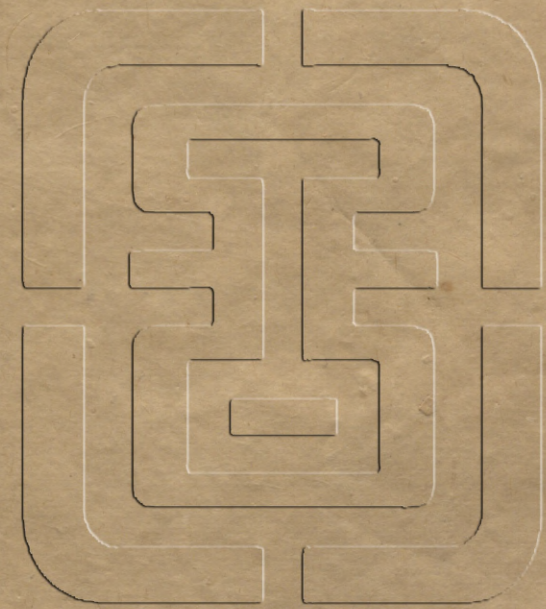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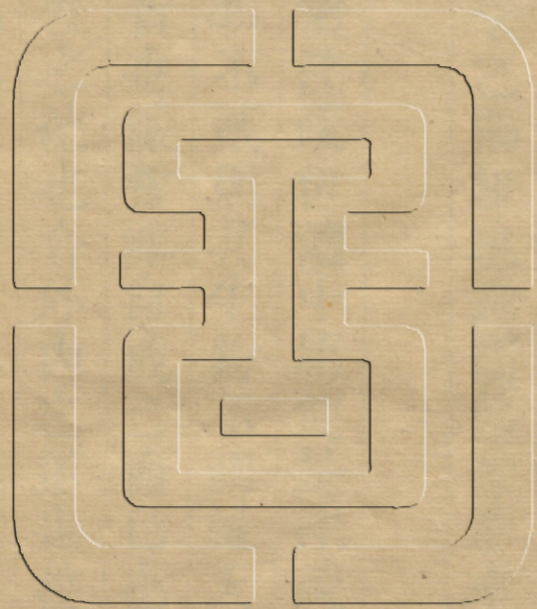


七五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七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祖著

論語答范鵬問

問 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

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

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尙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尙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

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 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 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

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僕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者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 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

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數度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參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芟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

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哓哓強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 商正建丑三統麻之明文也史記麻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 索隱曰古麻者謂黃帝調麻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麻議巴曰湯作殷麻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麻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

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厯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厯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
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厯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
行日度議曰顓帝厯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良維之首殷厯
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厯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
厯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
議曰漢太初厯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厯初今改正朔宜以
丑月爲歲首子月爲厯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
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
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厯
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

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厯初卽爲歲
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厯則用寅或曰用殷厯則是用子
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
亥爲厯初也

問 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
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尙有問答或
者卽以是年死然孔子尙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
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殮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
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
且請之子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饋祥肉
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

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 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鱸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

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 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

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似非卽夫子卒之年

答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子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卽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 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閻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麇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句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 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字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

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宇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 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卽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 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

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尙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尙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

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宮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夾谷之相則正

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

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 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

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

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問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即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即以為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

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

問 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卽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尙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答 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惟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 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 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

情理之必無者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

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是朱子以為在哀公二年則於

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為陳人被

兵絕糧則於情為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

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為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

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

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

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

可矣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詰

問 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

宜有各為剖析者乞示之

答 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

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

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

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

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

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

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即討太叔

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

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之拒鄭

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

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

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屢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為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論之閒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 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 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

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人者

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為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

吾丈不以為然願聞其說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仁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充公以

為受業於弟子者為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誤所答弟子

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

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

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充公所云也至經傳

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為即弟子而竹垞誤引充公之語欲

以為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已多傳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為臣安見其為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為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為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為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亶祀典疑為鄢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為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充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為縣所役褒謂令曰為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問 坵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為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 坵本有三爾雅坵謂之坵古文作稽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為屏墻則又是一坵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坵而累土度物之坵又有三有兩楹之間之坵即明堂位所云反坵出尊及論語之反坵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為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坵以反之有堂下之坵乃明堂所云崇坵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坵在堂下觀禮侯氏入門奠

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坵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土於坵康成謂土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坵以度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坵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坵是也堂隅之坵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坵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坵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坵旣夕記設楹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坵是近於窳者則東坵也至屏牆之坵亦曰反坵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坵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坵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坵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坵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坵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坵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坵強并於論語之反坵也賈氏不知坵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坵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坵爲專在廟中則旣謬矣又誤以豐爲坵不知豐用木坵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坵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坵者亦屏牆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坵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 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

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為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叔敖傳
 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為傳聞之難信者
 然孫叔實一為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為令尹子文於莊
 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
 年子玉死為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
 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
 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
 尹而仁山先生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
 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為令尹者再其初
 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

說因謂子玉為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
 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
 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尙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為
 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
 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
 則子文不為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
 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
 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
 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
 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為仁而
 於楚則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

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
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
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
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覲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
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
遽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
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
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
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
定在乞示之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
鄭之中牟三卿旣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
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卽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
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
以爲趙都當在潞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
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
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
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並
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潞水之
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
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

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強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為疏證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為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障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子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為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為公以封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壘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 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壘山之取之則固有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閣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 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 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爲是乎

答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土卿之燕禮也塞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

問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 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

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問 微子去之東谷以為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 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即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即為復其微國故疑以為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為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郟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 冉子為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為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

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答 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為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為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 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鈕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主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 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少孔子

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
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
其年至今莫能定况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
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
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
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踈也已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七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祖望著

大學中庸孟子答盧鎬問

問 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
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 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
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
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
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
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
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

可以謂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卽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知元儒黎立武

見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良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卽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卽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况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

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戴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為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即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為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叅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畱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

明 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

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 或問也序昭穆則即序齒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謂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大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為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

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為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即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為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叅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畱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序昭穆白序齒之說可互觀而不碍也

盧鎬問

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

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以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曰

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即序齒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大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為一列近者先遠者後宗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

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為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為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

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為上座不與眾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為序而已

問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詰之得無過與

答均字亦只得詰為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強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身有所忿懣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為未盡願

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 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懣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要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 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爲非未知誰是

答 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譌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卽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况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眞妄人所造也又叅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大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

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真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梁者何地

答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

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卽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春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

明教

答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氣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

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遂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况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璵璠葬季孫不顧改玉之嫌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卽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詘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卽正卿外尙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

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

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

亦誤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下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爲之暢其說

問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邠卿謂周公以管叔爲弟管叔以周公爲兄而朱子更之如邠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

太史公以周公爲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爲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邠卿以爲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

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叔聃季萬不可信况如富辰之序是蔡邕霍皆周公兄臯鼫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於魯是又子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為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 漢人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為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由為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 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為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

有證是讐由即濁鄒孫疏之言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為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為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 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况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 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弑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非逢蒙則又不

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浞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眾蓋亦指逢蒙也况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牙南然亦有為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即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為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

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為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為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為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為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為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為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為告子孫疏疑以為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為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益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

於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然則先生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始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一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爲不然何也

答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千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

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况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 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尙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尙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

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固尚未造乎此

問 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尙未足盡禮樂之實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 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哲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尙少差耳

問 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

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 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

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因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况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 社稷變置之說邠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

所從

答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

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爲配食之禮非但爲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疍縣子尙以爲不可况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

廟事可為慢神之戒

問 厚齋接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 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縉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顛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為罰而為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朱注者

問 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

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 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 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為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為若何

答 斬木其實是古禮即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為非者即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 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 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蓀楚狂晨門一流然諸大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敢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鄙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

問 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不然何也

答 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

又以為闕止之說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
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
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
以賢於堯舜之語為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
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
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
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
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
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
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
迂

孟子在宋或以為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為王以為康
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為辟公者然恐
以禮部之言為是

答 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
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
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
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
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
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
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 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

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如國策所云
何以言責善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

答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
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
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
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
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
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
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
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
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

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
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
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
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
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
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
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
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
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
是章子則恐其爲誤編于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

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 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憚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厯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未敢信也

問 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尙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 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鈔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卽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卽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 爾雅釋言律適述也郭注以爲敘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 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適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適五

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為敘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為灑漢為潛江為沱汝為瀆淮為澚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為澨汶為瀾洛為波渦為洵潁為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為灑當在雷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灑為阪水亦非也江之為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荊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潏江而潏為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為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

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為潛即水經之潏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為澚則澚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為游水汝為瀆即漢

水非河水篇之漢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

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也而况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為澨則道元以為定陶汜水汶之為瀾道元以為罔縣闡亭之泚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為波道元以為門水潁之為沙道元以為隱水唯渦之為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汜水泚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黃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隱水也

問 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 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即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即沙水胡梅磧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 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十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 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濼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 論語蕭牆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為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 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牆是屏牆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肅字解蕭字亦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為廟之屏故以取蕭為證謂援神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 爾雅釋草鈎芡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 說文鈎芡一名苦芡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 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為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偽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
二家之派者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九

學海堂

質疑

仁和杭編修 世駿 著

諸經問目答馮成章李光烈鄔汝龍李若珠陳銓李夔
班揚綸陳介特周乾矩陳璉程玉章羅鼎臣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
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况車馬不受得毋虛
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
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竝於其親然則
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竝乎舜禹受人天
下而况車馬乎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
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